



偷偷恋爱六年，父母终于同意我们了！



他们初相识的时候，她是90后女大学生，他是80后电脑维修工。

听上去并不般配的一对，在家人的反对下，依然爱得如痴如狂。

今年，他们相爱六年，父母终于同意他们交往。

3月12日，他们将在鄞州区民政局登记结婚。

“我真的很开心很开心！”蔡露波迫不及待地想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所有人。

这一路走来，有泥泞也有坎坷，可是最终，他们就像童话里的王子与公主一样，幸福美好地生活在一起。



维修店里的偶遇

遇见他的时候，我还是个20岁刚出头的小姑娘。对于爱情，我曾有过无数幻想。看多了爱情小说的我，也曾想过有一天，我的王子，骑着白马，风度翩翩地降临到我身边。

那时候，我正在宁波读大学二年级。新学期刚开始，笔记本电脑却莫名出现故障。挑了个没课的下午，我捧着电脑，出了校门，跑到一家电脑维修店。

那天也真是巧了，老板不在，只有一个面容白净的年轻人，座位旁立着块牌子，写着“维修顾问”。

“你能帮我看一下电脑吗？”

那个年轻人抬起头，接过我的电脑，不声不响地摸索着。

我这才细细地端详起他：俊逸帅气，眉清目秀，认真思考的时候，眉头微皱的样子真是可爱极了。

我不由自主地多看了几眼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。真想一直这样看着他，看着他……

正当我陷入不可自拔的欢喜时，他忽然抬起头，吓了我一跳：“修好了，你看看。”

“多少钱？”我回过神来，准备掏钱包。

“不收钱，小问题。”他笑笑说。

我执意要给他钱，他摆摆手说：“其实我不是这里的员工，我只是维修顾问，平常都不在店里的。”

一张10元钞票，推来揉去的，很不雅观，最后还是他妥协了：“吃饭时间到了，干脆你请我在旁边吃碗水饺吧。”

我开心得不行。吃饭的时候，都是我主动挑起话题，他似乎是个害羞内向的男生。他稀里哗啦地吃着，没说几句话，就把一大碗水饺吞了下去。

“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？”我很好奇，这样一个俊逸的男生，会有怎样的名字去配他。

“我叫杨春雷。”他有些不好意思。

临走前，我不留痕迹地要了他的联系方式：“下次电脑有问题，我打电话给你。”

后来，他告诉我，他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，只觉得这个女孩傻乎乎的，老是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，像个可爱的洋娃娃。



倾诉人：蔡露波，女
年龄：26岁
记者：陈也喆
插画：章丽珍

倾诉热线：87682535 15888563497
倾诉邮箱：dnsbqg@126.com
倾诉QQ群：78365797
公众微信号：dnsbqg

辞职照顾我

回学校没几天，电脑又出问题了，我便打电话给他。他让我登录QQ，跟他QQ远程控制一下，他先看看电脑有什么问题。

这让我万分惊喜，因为这样，我就有了他的QQ号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们每天在QQ上聊天。

尽管我们的生活环境是如此不同，可是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。每天聊到很晚，还是意犹未尽。

我了解到，他比我大4岁，老家在江苏农村，大学毕业后到宁波打拼。起初在电脑公司做维修工，后来因为技术好，被多家公司聘请为维修顾问。

我又主动约他出来吃了几次饭，一开始，他有些拘谨，后来慢慢放开了。我发现他其实是个特别幽默开朗的人。

我感觉自己对他的爱意愈来愈深，每天都会想他很多遍，而他只是把我当成好朋友，整天嘻嘻哈哈的，从不涉及感情问题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从来没谈过恋爱的

我，在QQ上直截了当地说：“我喜欢你。”

过了很久，他才回了一条：“我们不合适。”

“怎么不合适了？”我很着急，我一直以为他也是有点喜欢我的。

“我来自农村，配不上你。”

“我不是势利的女孩。”

“你跟着我会吃苦的。”

“我不介意。”

我们在一起了。他一个人独立生活惯了，做得一手好菜，常常做好我最爱吃的菜，拎着保温餐盒，来学校看我，室友们都很羡慕我。

不知道是不是花粉过敏，有一阵子，我忽然皮肤过敏，严重到天天都要去医院打针。他担心得不得了，干脆把工作辞了，每天来学校照顾我，送我去医院，这样持续了半年。

那段时间，虽然脸上的皮肤奇痒难忍，但那可口的饭菜，殷切的目光，让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

我问他，为什么对我这样好？

他说，我没房没车，家境也不好，你愿意这样跟着我，我不能辜负你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你。

做一辈子的菜

大三那年，有一次回家，母亲半调侃，半严肃地问我：“大学里找男朋友了吗？”

我毫不掩饰：“有个喜欢的男生。”

“是宁波人吗？家里是做什么的？”母亲开始盘问。

当她得知他老家是江苏农村时，瞬间耷拉下脸：“我坚决不同意！在一起了赶快分手！没在一起就别想了，好男人多得是。”

大学毕业以后，我留在宁波工作，但离家很远，就跟很多年轻人一样，在公司附近租了房子，为了多睡会儿懒觉。

小杨在一家五星级酒店做音控师，在单位宿舍住，没多久，便与酒店的厨师混得很熟。

他每天中午没事就跑去厨房学做菜，其中有个菜是蒸蛋，别看这是道简单的菜，可他真的做得比一般人都好吃，口感像果冻一样弹滑柔嫩。

我特别喜欢他做的蛋，常喊他“炖蛋大师”，喊得多了，便给他取了个外号叫

“蛋蛋”。

久而久之，我们都称呼对方为“蛋蛋”。走在大街上，左一个“蛋蛋”，右一个“蛋蛋”地喊，常引来诧异的目光，我们便“扑哧”一笑，这是只属于我们的小幸福。

我是个很简单的人，心里有疑问，总藏不住：“蛋蛋，你厨艺那么好了，怎么还是天天跑去厨房学做菜呀？是不是以后想当厨师？”

“我就想当你的专属厨师，给你做一辈子的饭菜，让你只吃得下我做的菜，这样你就离不开我了。”

很久以前，我也曾幻想过我的老公拥有房有车，甚至是个有钱人。但是我更想要一个和我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，小杨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温暖的男人。

小杨很信任我，每个月工资都交给我：“宝贝，我的工资都交给你保管，我们一起努力买房子。”

看着我们存折上的数字，慢慢接近首付款，感觉工作和生活，都充满了阳光与干劲。

迟来的祝福

我们一起去南京夫子庙的时候，我只知道那里是古都南京的特色景观，他却是一脸虔诚的样子，好像另有深意。

从夫子庙出来后，小杨看着我的眼睛说：“在我们老家有一个说法，一起去过夫子庙的情侣，会一辈子在一起，白头到老。”

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南京的阳光正当头而下。他的脸有点红，我也脸红了。

我一直觉得抱歉的是，跟他在一起这么久，从来没有带他进过我家。

今年春节，正月初二，按照惯例，亲戚们来我家吃饭。

大过年的，亲戚们总是最关心我的个人问题：“露露过完年就26岁了，有对象了吗？”

在她们的一再逼问下，我终于忍不住承认了，还没开口，眼泪不争气地掉下来：“我有一个男朋友，我跟他在一起六年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到我家来过年。”

母亲很爱我，看到我这个样子，心疼得不行，敏感地问：“是那个江苏农村的男孩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母亲哭了：“你真的认

定他了吗？真的吗？老公是你自己选的，以后不能后悔，这是一辈子的事情。”

当着全家人的面，我们母女二人抱头痛哭，父亲在一旁，沉默不语。

那天吃完饭，有些小尴尬，我没有住在家里，准备开车回宁波市区。走的时候，父亲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：“以后要吃苦的。”

正月初四那天，我哭着打电话给母亲：“我想回家。”

“那快回来啊。”

“我可以带上他吗？”

母亲在电话那头默然了。

那天，小杨买了很多礼物拜访我父母。母亲对他很热情，父亲虽然没说话，到底也算同意了。

临走的时候，母亲说：“小杨，以后要对我们家露露好。”

既然父母已经同意了，我也订了一个目标：争取今年年底在宁波按揭一套小小的窝，幸福地牵手走进婚姻殿堂，永远在一起。

最后，我想在这里告诉所有人：蛋蛋，我愿意一辈子陪着你，不管贫穷或富有，和你一起努力，一起奋斗，好好守护我们的爱情！

